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莊文耀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三

劒上

劒上

釋名曰劒撿也所以防撿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持斂在臂內也其旁鼻曰鐔音尋鐔尋也帶所以貫尋也

其末曰鋒末之言也

方言曰鞘音肖謂之室

說文曰韜謂之衣亦曰繞繞音遶

字林曰㧖直例反劒鼻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武賁之士脫劒

又曰進劒者左首尊也

又曰受弓劒以袂敬也

周禮曰周官桃氏為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刃臘音獵兩從半之劒脊兩面殺趨鍔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却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音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今之匕首也各以形貌大小帶之士勇士也

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吴越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猒也無猒將及我遂伐虞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茍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也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户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進羞者獻體解衣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也光偽足疾入於窟室恐難作王黨殺已豫避之也專諸寘劍魚中以進遂殺王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伍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劒也

又曰楚太子建為鄭人殺之其子勝在鄭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平見之曰王孫何以自厲也曰將以殺汝父也

又曰宋殺申舟楚子聞之劒及寢門之外怒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暴則以仁圉之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乃得聞此言也請攝齊以受教

又曰顔回曰願鑄劒戟為農器

戰國策曰韓卒之劒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於甲盾耳此天下名

器也

國語曰齊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讁以金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壤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寳劒繫徐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予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劍而上請平原君曰從者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令十步之內王不能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

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侯乃定從

又曰范雎傳云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大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又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劒乘纎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又曰陳平閒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觧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無有乃止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髙祖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宫曰吾有三傑而能用之故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吾擒也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為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乎醫曰可治于是高祖慢駡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伍員奔吳船人濟之員感其徳觧寳劒賜之船人曰子違吳勿相忘劒則不敢以當

又曰魏相為丞相好武皆令諸吏有奏事者帶劒而前奏或有不帶劒者入奏事乃借錯劒而方敢入

又曰荆軻衛人之燕燕人謂之軻卿軻卿好讀書學擊劒以術説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劒故毋名曰犬子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

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標首之櫑磊落壯大之貌

又曰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王賜賈槖中裝千金賈有五男乃出所使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約所死家得寶

劒其遊漢庭名聲籍甚言狼籍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爲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莽後病休候之莽縁恩意進其玉具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自裹以進休乃受之
又曰朱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首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劒買牛曰何為佩牛乎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乃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劒舞因擊殺之莊入為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因拔劒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獲免

又曰孝景帝賜衛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

曰劒人之所施易獨留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常盛未嘗服也

又曰質氏以治削而鼎食注治刀劒也

又曰王莽使武賁以斬馬劒挫音剉董忠

又曰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凌呵叱令出冀跪謝凌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

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劒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後漢書曰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三人特以寵劒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可淬刀劒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也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切漢官椎成作鍜成時論者為之説以稜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謝承後漢書曰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燋爛以雪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倖錢十萬駮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之也

又曰吳郡張業字文仲叔為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至河内遇賊業拔劒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傷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所遺劒至河内到業死處

醊酒悲哀感動路人

東觀漢記曰世祖十三年外國有獻名馬寶劒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

又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駁犀具劒紫艾綬玉玦各一

又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平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劒

又曰光武有駭犀之劒以賜陳遵

魏志曰文帝為太子時與鄧展飲酣論及劒術不決時方食甘蔗因以習之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魏畧曰嚴榦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劒

魏氏春秋曰魏武過城皐故人吕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為供具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夜手劒殺八人既見食歎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吳書曰太史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

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晉書曰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

又曰張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悦遺軌以帝所賜劒謂軌曰自隴已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矣

又曰武庫火歴代之寳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劒王莽頭皆失所在張華見龍劒排戸而飛去

又曰何攀除兖州刺史錫班劒赤舄

又曰王如初聚衆作逆敗王敦弟稜愛驍武請敦配麾下稜甚加寵遇如數與敦將角射鬬爭為過稜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軌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與巳乃密使人激怒如勸令殺稜因稜閑宴如請劍舞為歡稜許之如乃舞刀為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斬稜敦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

又張華傳曰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唯司空張華以為不然及吳

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大朝將亂張公當受上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以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

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子爽為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爽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晉書載記曰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閒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

小臣奉詔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有銘云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變為五色

崔鴻後趙録曰張賓闊達有大節常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策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與諸將下山東賓曰吾歴覽諸將獨胡將軍可與共成事者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

宋書曰初世祖嘗賜謝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
別竊為陛下杜鄒之賜上甚悦當時以為知言
梁書曰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聃于高昌縣獲銅瑞
劒二口以聞曰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
表徵
又曰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
劒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劒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為尚書郎以勇聞魏帝嘗謂曰郎官為卿

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以手抉殿柱没指

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三國典畧曰侯景簒位遷豫章王棟別宫白虹貫日三

重其夜月入太微掩帝坐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墜落

景身自俯拾心極惡之

五代周史曰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

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

佩劒將剌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

無懼色絕光因擲斂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

享人間富貴

太平御覧卷三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四

劒中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

寶劒也夫寶劒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光亡其神矣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劒也夫寶劒金錫和同氣如雲烟今其光已離矣王復取魚腸示之燭曰夫寶劒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劒也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而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湘池觀其文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氷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也耶王曰是

也客有買此劒者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
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初造此劒赤堇之山
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
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采天地之精
悉其伎巧造為此劒吉者宜王凶者可以遺人凶者尚
直萬金況純鉤者耶取湛盧示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
英吐銀錫之精竒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劒者可以
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

吳吳公子光殺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名風胡子問之曰此劒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又曰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將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曰聞子善為劒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隱袁公即跪拔林之竹處女即接其末公操其

本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猨女别去見越王越王大悦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劒

又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劒前獻劒一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劒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未流莫耶曰子以善為劒聞於王王使子作劒

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劒得無當得人而後成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頴不消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音剪指投之爐中使僮女一作子三百鼓槖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劒與漁父曰此劒中有七星北斗文其值千金

越絶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寡人願賫邦之重寳皆以奉子因吴王請此二人為鐵劒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吴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為鐵劒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其鐵英為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劒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之精神大悅

見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劒其名為何風胡子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曰何為龍淵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鍔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觀其鍔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絶晉魏聞此三劒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觧倉穀盡庫無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悦曰

此劒威耶寡人力也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劒鐵耳固能有精神如此乎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為兵黄帝以玉為兵禹以銅鐵為兵天下皆服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闔閭冢吳縣閶門外名曰白虎丘磐郢魚腸之劒在焉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恒人因載入船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

之劒值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王有令曰能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吾欲得荆王之千金何以子百金之劒為漁者渡子胥之津曰亟餐而去無令遣追者及子也子胥行即覆船而死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反入山援石擊落

其齒以刀內琴中剌韓王

列士傳曰干將莫耶為晉君作劒三年而成劒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劒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劒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劒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劒思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晉君客令鑊

煑之頭三日三日跳不爛君往觀之客以雄劒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列異傳曰莫耶為楚王作劒藏其雄者搜神記亦曰為楚王作劒餘悉同也

孝子傳曰眉間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耶父為晉王作劒藏雄送雌母孕赤父曰男當告之曰出戸望南山松生石上劒在其巔及産果母以告赤赤破柱得劒欲報晉君客有為報者將赤首及劒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爛王臨之客以劒擬王王首墜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

盡廢不分乃爲三冢曰三王冢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曾以寳劒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劒也

周斐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當持劒侍及功曹月朔具朝幷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投其炬於地以劒帶槐樹趨謁府門

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侍受賞賜劒玦衣服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彦方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有盜畏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巳而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朞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字不以告頃

之老父復行失劒於塗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劒主永失訴取而購募或至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令子復守吾劒于路未有若子之人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見之使人見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歷卜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劒氣

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劒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劒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黄白土用拭劒光艷照曜乃送一劒并少黄土與華自留一劒華得劒并土曰此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劒鮮光愈亮及華誅劒亡王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劒經延平津劒無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覺見二龍長數

文盤交須臾光采澄發曜日映川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又曰西閭過渡河而溺馬能說諸侯過曰干將莫耶拂鍾不錚以之攝履曾不如兩錢之錐錚楚庚切

又曰齊遣淳于髠到楚髠為人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髠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劔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髠共

飲酒

鹽鐵論曰所謂利兵者非謂吳楚之鋌干將之劒也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冑仁義為劒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令不建不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選兹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駭鑪巨橐自

鼓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𥖁音監礛音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星名曰飛景𥖁礛青礪石也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無所見唯有一劒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

又曰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好寶劒

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所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荀深知是鍾無可得求思所以報之鍾會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潜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來入門便大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陶宏景刀劒錄曰夏禹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又曰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歳次辛卯二年春鑄一銅劒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歳次甲辰採牛頭山鐵鑄一劒銘之曰夾古文篆長四尺一寸

又曰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歳次甲子鑄一劒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歳次戊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劒各投五岳鎮方岳大篆書長五尺

又曰簡王夷在位十四年歲次癸酉鑄一劒銘曰日駿長三尺大篆書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年元年丙午鑄一劒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劒銘曰定秦李斯小篆書李斯則一口埋在阿房闕下一

口埋在目觀臺長六尺

又曰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劒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白蛇之劒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鑄三劒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形以應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宫

又曰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劒

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𡺻衡華泰山皆埋之

又曰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太始四年鑄兩劒各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祥背小篆書

又曰平帝衍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劒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國五年造威斗及神劒背練五石馬之名曰神勝萬國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又曰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

又曰後漢光武帝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服之

又曰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元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沈之于洛水

又曰章帝炟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之伊水以厭膝人之怔弘景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

有人浴輒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祐在位十九年永初七年鑄一劒藏峨嵋山擬山王也

又曰順帝保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鑄一劒長三尺四寸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為年號

又曰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和三年鑄四劒曰中興一劒無故而失

又曰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谷中得一劒三尺

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徳正常服之
又曰齊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劒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
有空匣
又曰吳主孫權黄武五年採武昌山銅鐵作一口劒萬
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
大吳篆字
又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劒帝賜周瑜
又曰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劒銘曰流光小篆書

又曰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劒銘曰皇帝吳主小篆書

又曰蜀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劒長一丈二尺鎮劒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覔不得

又曰宋劉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劒銘曰永蜀小篆書

又曰蜀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劒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雲長翼德一與趙雲並是亮書

作風角處所

又曰晉懷帝名熾永嘉元年造一劒長五尺銘曰步光篆字

又曰東晉司馬衍咸和元年造劒十三口銘曰興國

又曰東晉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劒銘曰神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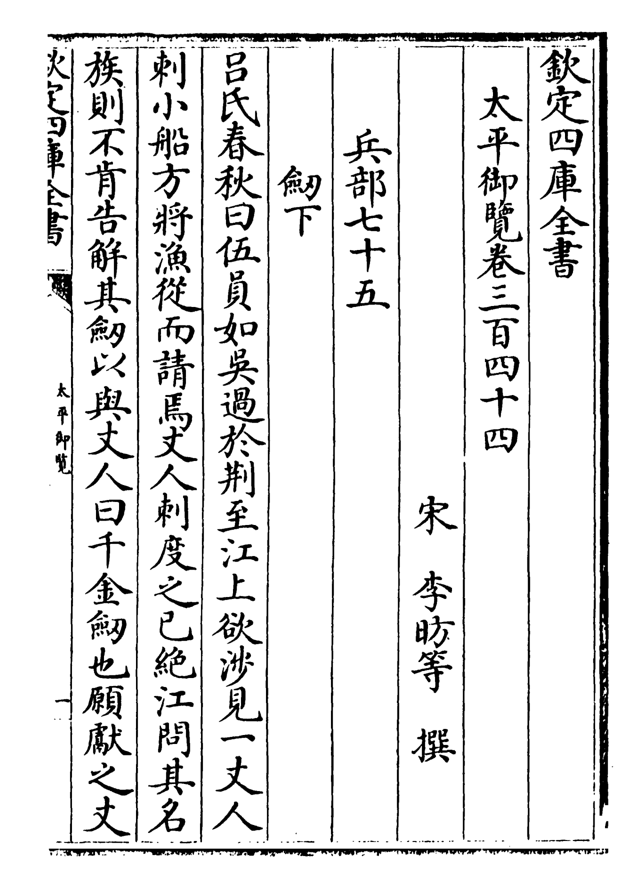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於阿理鑄二劒一銘曰鎮山一銘曰沈水並隸書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劒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為帝造劒
因改元為真君劒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申
命弘景造神劒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為此劒
長短各依劒洞術法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劒上刻
真人玉女名字二曰宫儀備齊六宫有劒神名旡刀刻
宫宿星皇后服之三曰擒光備非常御斬刺長三尺六

寸上刻風伯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籙道家登真圖口訣六甲神長五尺六曰四目突宮闈菌被卧止小室帳帳中長三尺五寸七曰五威靈光長二尺許半身丑上刻星辰北斗天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去厭師伏用之八曰風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帝咒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司命行刑煞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斂生畜男子弧矢㪅斂則用之十

二曰永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劔長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甲子時加斗魁加歲正月旦合合之取風雷雨震日止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小篆文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五

劒下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刺度之已絶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劒以與丈人曰千金劒也願獻之丈

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吳尚猶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劒為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又曰相劒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黄所以為韌也黄白雜則堅且韌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不為韌也黄所以不為堅也黄白雜則不堅且不韌又柔則錈堅則折劒折

且鏌馬得為利劒劒之精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

又曰荆有次非者一得佽得寶劒於干遂干遂邑名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劒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

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為勇武侯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又曰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王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巳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

龍魚河圖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石治其石為鐵作劒光明照洞如水精以

割玉如土

又曰劒名飛揚

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劒口

又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

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

廣雅曰斷蛇魚腸純鉤燕支蔡愉屬鏤干勝堂谿墨陽

並劒名也

周遷輿服雜事曰劒所從來久矣其後准朝服帶劒晉朝䰟代以來貴者玉飾首賤者以蚌金銀玳瑁為雕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古今注曰吳大帝有寶劒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為昆吾治其石成鐵作劒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漢武內傳曰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黃揮精

之劒

神仙傳曰真人去世多以劒代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其驗矣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蛇劒以七彩珠九華玉為飾五色瑠璃為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囊拔鞘輙有風氣射人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劒騰空劒若四方有兵此劒則飛赴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又曰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劒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日光晝暗金者隂也隂盛則陽滅二曰斷水晝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兎為之倒轉四曰懸翦飛鳥遊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為之深入六曰滅魂仗之以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占

者以為吳方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平紫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他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寳物之精上徹於天耳此氣自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劒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劒至張公於

密室發之其光照室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爽曰恒以劒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劒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劒入水乃變為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曽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有根據豐城縣後有掘劒窟方廣七八尺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

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輙吞之巳用九女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蛇犬作數斛崖㴩灌之以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啖崖㴩寄便放犬咋蛇以劒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為后

又曰會稽賀瑀字彦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温二日蘇云吏以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劒使瑀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而出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劒唯得使社公耳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舊履髙祖斬白蛇劒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劒穿屋飛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記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劒

又曰善攝生者兵無所容其刃

莊子説劒篇曰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

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幾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左右曰莊子能說王之意止劒士太子奉千金莊子莊子弗受與使皆往見太子曰聞太子欲用周者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者唯劒士也莊子諾周善為劒太子曰吾王所好劒士也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見說之令夫子必儒服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請治劒服三日太子乃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七夜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捧劒於殿下乃名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以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長短如何莊子曰臣之所奉皆

可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之劒有諸侯之劒有庶人之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苞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

之劒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無異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

事令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王安坐定氣劍事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劍士皆伏斃其處矣

又曰干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又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為鏌鎁

列子曰魏黑卯以暱嫌殺邱邴章（暱嫌私恨也）邴章之子來丹謀復父讎而丹氣甚猛其形甚露（露羸）恥假力於人誓

以手劒而黑卵力抗百人非人類也其視來丹猶鷇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銜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之寳劒三僮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為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而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

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影而不見形其觸物砉然而遂過也隨過隨合覺疾而不及血此三寶劒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人柙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劒丹再拜受之執劒從黑卵醉偃卧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卵不覺丹以黑卵死趣而退遇卵子於門又擊之三下如接虚卵子方笑丹知劒不能殺人也

歎而歸卵醒怒妻子醉而覆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丹之來遇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强彼其猒我哉

又曰宋有蘭子者以數干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戎獻昆吾之劒赤刀切玉如泥

管子曰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此劒之始也

又曰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劒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之良劒也

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劒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接兵用刃此將軍也一劒之任非將軍事也

又曰一賊鋏劒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為非一人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音砧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姬人乃歌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荆軻擲劒中銅柱焉

淮南萬畢術曰拔劒倚戶兒不夜驚

又曰夫淳劒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高誘注曰魚腸繞屈蟠若魚腸

又曰劒工惑劒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

玉工炫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作武夫猗頓魯人

抱朴子曰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

符朗子曰符朗棄千金之劒抱朴子趨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符朗不應

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隷人不得冠庶人不帶劒

亢倉子曰蜚景之劒威集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封𦡱則刀劂俱衛切刃也無擇蜚景神劒也劂鐮也神劒雖利以之𦡱稻猶同於鐮刃者也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凶邪流毒濕疫之氣也此神劒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内未嘗留止者也

宋玉大言賦曰長劒倚天外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靈公太子蒯聵為無道好帶長劒長一丈公鍊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魏都賦曰劒則流彩之珎質素之寳乍虹蔚波映或龜

文龍藻服之可以劒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古詩曰腰中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博物志曰劒後鹿盧名曰屬鏤

又曰何意百錬鋼化為繞指柔

班固詩寳劒直千金

又曰延陵輕寳劒

曹子建詩曰拊劒西南望

江文通詩曰倚劒臨八荒

宋鮑昭詩曰雙劒將别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吴江裏雄飛入楚城吴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别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幷

梁吴鈞詠寶劒詩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凛凛匣上風凄凄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擕

梁崔鴻詠劒詩曰寶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户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

持此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越劍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翡翠緣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陽劍名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羊頭骨銷之也鏷以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皆銷鍊名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既亦流綺星連浮綵艶發光如散電質如曜雪霜鍔水凝氷

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槎以為三絶重甲而稱利
又曰若其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吴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執堂溪以堂溪劒名拂蓬秉干將以割肉

又曰撫長劒兮玉珥珥劒也

又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巍高貌

後漢孫瑞劒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彰曁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寳劒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兹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覇越以取强

晋裴景聲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寳以名舉長劍耿介

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晋張協太阿劒銘曰太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
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卒土從軌
簡文帝謝勑賚方諸劒等啓曰繞敚玉函雕奇溢目始
開牙檢麗飾交陳已疋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
且貴器用惟宜寒暑無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為東宫謝勑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殉名
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

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鋒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棒也棒束口

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巨刀曰拍俾帶時拍體旁也

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為刀形而幾刃備容儀而巳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說文曰刀兵也象形剴五各切刀劒刃也削俾也歋厠曲刀也鞞布頂切剞居綺切厠居衛切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飾

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脁光

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大訓虞書也

詩曰執其鸞刀

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舟帶也

禮記曰劏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宰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

穀梁曰孟勞魯之寳刀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為興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史記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子曜切非其任强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漢書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者也

又曰蓋寛饒奏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寛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又曰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尊為東平王相王曰願觀相國佩刀尊前引刀視王

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横刀𤢖皂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儁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

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乗輿黄金通身貂錯半蛟魚鱗金漆錯雌黄室五色諸侯黄金錯環挾半杖墨室公卿百官皆淳墨不半杖小黄門雌黄室中黄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黄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蛟為標口之飾乗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

勢臨事宜然

又曰應奉得賜金錯把刀

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年十三與外氏家屬入宛城道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奪今日朱暉死也賊義之笑曰童子內刀遂放遣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緄帶一具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横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襲畧谷陽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

至冢陽龔隗囂

又曰班超曰臣乗聖威神岀萬死之志兾立鉛刀一割之用

又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黄金十斤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遣太監送方藥

又曰張歩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辭出卓至閤執手孚因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

英雄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告玄德遂亦不知久而覺之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之宣白是時曹公在宛玄德

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告我不亦大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誠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别復殺卿輩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許褚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

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之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

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將以次與之

吳志曰孫堅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堅行操刀上肆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以兵以還遮收賊賊望見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

又曰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張昭諫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宫則拜孤出宫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見用而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泣涕横流權擲刀置地與邪對泣

吳書曰淩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

江表傳曰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懔懔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牀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自削棄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瓘廁上見烈故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逼瓘不得議定經宿不眠各横刀膝上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

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刀為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為司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輩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奕世賢興於江東

又曰孫恩者亦名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事五

斗米道恩叔泰字敬逺師事錢塘杜子恭弟子子恭有
內術甞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送相還刀主
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
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墜刀於水路人為取翻仍以與之路
人不取至於三四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
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
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鷩没為取之翻於是不

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其龎不受惠皆此類矣

晉書曰元帝以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又截記曰慕容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還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又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出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鋭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

都可以懐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凡役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名賾字宣遠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着盡天衣純烏犀導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宫

北齊書曰綦毋懐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

鋋數宿則成鋼以柔鋋為刀脊浴以五性之溺淬以五
持之脂斬甲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鐵柔鋋是其
遺法也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札耳
梁書曰席闡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
將起兵闡文蕭穎冑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
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南史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
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

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文帝見而

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子高

性恭謹恒執備身刀

唐書曰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天

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鬬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嗣業善

用之每為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

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佩大横刀

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河圖曰悭目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邦宋均注曰項羽

遁甲開山圖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苦以銅刀收之

又曰霍山王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牽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太公六韜曰大魯刀重一斤長四尺三百枚

傅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

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書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布汙燒之則潔切玉刀切玉如泥一云切玉如蠟瓷布漢魏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崔豹輿服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拾遺記曰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黄帝時採首陽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一出洞冥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先是夷奴初牧牛澗中得鯉魚私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礪石還非魚也主往看果是石文知異看石有鐵鑄石為兩刀呪曰魚為刀若斫石入者文當為此國王斫石即入人情漸附之

裴淵廣州記曰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象皮如纖茅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虛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

其人光色煒燿向神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間宴設餼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畏其明其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恡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趙青間皆不能繼

虞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

數魏武帝內戒令曰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逕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汎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

祖台志恠曰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道中有土墻見一小兒裸身正赤手持刀長五

六寸企墻上磨甚駛獨語因跳車上曲蘭中坐反覆視刀輙舐之至徐家門前桑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刀日晡新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應刀而倒扶還解衣視小腹紫色如酒槃大炊頃便亡

鬼子出門舞刀上有血塗桑樹火燃斯須燒

神異經曰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樹三百年作華九百歲作實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木刀割之則辛食之得地仙

列仙傳曰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時賣刀遼東市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

神仙傳曰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强者隨阿入青城山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見而怒取强刀以擊石刀折散强竊憂刀敗阿復取刀左右擊地刀復如故還强也

列異傳曰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一口長五尺一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爲餘益然獨卧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厠溷且不宜久服

三年後求者急與果有載車以錢百萬請刀
録異傳曰有王更生者為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
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遺其刀遣小吏李髙還取李髙見
刀在廟牀上髙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着大冠袍衣
頭鬢半白謂髙曰可取還如言不道後吾當祐汝髙還
如言不道後髙仕為郡守當復遷為郡髙時年已六十
餘祖髙者百餘人髙乃道昔為更生小吏見遣至廟所
取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

為懟言畢此刀立刺髙心下須臾死

盧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覧城問曰此卿名何陳曇對曰卿名不覧上曰萬乗主所問不祥耶欲舉燔之曇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欺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列士傳曰專諸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傳曰龎娥親者酒泉龎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親聞曰李壽

汝莫喜焉知娥親不手刃汝耶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刀折扳壽佩刀斷壽頭詣獄請死詔赦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嘗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

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否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内鐵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生芻故稱絶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典論曰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賂之答曰臣

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忝東顧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武丁以疾而終殯畢其友從臨武縣來至郡道與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將人荅曰今吾南遊為過報小兒善護大刀到其門見其妻哭泣問之荅曰夫沒友大驚曰吾適與相逢乃發棺視了無所見遂除縗經而心喪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